

梁 斌

播火記

紅 旗 譜 第 二 部

播火記

紅旗譜
第二部
(下)

梁
斌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播 火 記

梁 斌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

开本 787×1168 1/32 印張 27 1/2 插頁 4 字數 476,000

1963年11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—10,000

二十八

朱老忠手里拿着烟袋，在大楊树底下站着。为了迎接好日子，穿上了才浆洗过的紫花褲褂，穿上新靸鞋，背着大草帽。昨天晚上回到大队部，和伍老拔、朱老星、严志和，也互相剃了头，刮了臉。臉上紅彤彤的，嘴巴上留下三縷鬍子。

朱老忠叫严萍开了条子，叫反动地主們送槍送米。說：早送的留下一条性命，頑强抵抗的，杀头問罪。反动地主們接到朱老忠的通知，聰明的，立刻把槍送來；有送一支的，也有送兩支的。馮老兰連理睬也不理睬，还气得鬍子一乍一乍地說：「我不能給你們送槍送米，你們是共产党暴动，我要和你們对打到底！」朱老忠一听就气憤起来，說：「老拔同志！你亲自带着人去，他要再說个「不」字，我这里就要响槍了。」伍老拔带上几支大槍，跑到西鎖井，馮老兰把四門緊閉，怎么也进不去。伍老拔站在門前大喊：「馮老兰！赶快送槍送米，不然就要杀你的头，問你的罪！」馮老兰大吼了一声，从門楼上站起来，瞪出大眼睛，耷拉下兩撇灰白鬍子，嘶哑着嗓子說：「叫我送槍，要了我的命我也不送。閑人閃开，看槍！」說着，他拿起二把盒子，嘩啦就是一梭子彈，伍老拔机灵地閃在牆角后头。他看馮老兰先开了火，

帶着人一溜烟跑回來。

朱老忠一聽就冒火了，蹣蹣腳，提高嗓門說：「老霸道死不回頭，好！我們就要打响第一槍！」朱老忠背杈着手，氣憤得在窗前走來走去。在他們鬥爭的道路上，真正拿起槍來做武裝鬥爭，這還是第一次。雖說他走南闖北，克服了各種各樣的艱難困苦，和統治階級做過各種各樣的鬥爭，一臨到武裝鬥爭的陣前，還是有他們各種各樣的付度：起義成功了怎麼着，不成功又是怎麼着……看看天大明了，他考慮：馮家大院護院的打手們都能打槍，馮貴堂也可能請了警察保安隊來，事情宜早不宜遲。他說：「紅軍游擊隊第一次打仗，一定要打勝不能打敗，好！先振作振作士氣再說！」紅軍們聽說要打仗了，在大柏樹林子裡舉動刀矛，吶着喊：「紅軍萬歲！」「中國共產黨萬歲！」喊得雷動。

伍老拔也笑笑哈哈說：「那是一定，我們的氣勢正旺着哩，你看，人們喊得多响！馮老蘭骨碌包堆才有几十支槍。」

朱大貴把兩只袖子向上一擡，瓮聲瓮氣地說：「他是个兔子也沒不了罔！」

雖然人們都急着打仗，朱老忠還是沉住氣，左思右想，說：「眼下城裡並沒有多少敵人，白軍要是從保定、從安國開下來，還得要兩天多的時間。」又對朱大貴說：「放幾個偵探出去，要注意保定和安國敵人出動的模式。」朱大貴打發兩個人騎

上自行車，去打探敵情，朱老忠戴上他的大草帽，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上，對朱大貴說：『大貴！時候到了，打起你們的隊旗，指揮鎖井區的農民向土豪劣紳們進攻吧！』朱老忠一說，朱大貴、伍老拔、朱老星，轉過屋子後頭，走進大柏樹林里。

好日子到來的這天早晨，人們從黑古隆冬里早早起身，穿好衣服，綁好鞋子，胳膊上纏上紅袖章，扛着烏槍火炮，扛起快槍，扛起紅纓槍，紅軍的隊伍好不威勢！朱大貴一步跳上高坎頭，把紅旗一搖，粗聲喊着：『同志們！我們的好日子到了，站好隊伍，大隊長要講話了！』

朱老忠笑模悠悠地跑上坎頂一看，起義的人們站滿了樹林。他抬起手捋了捋鬍子笑了，提高了銅嗓子說：『同志們！紅軍游擊隊的小伙子們，老乡亲们！以前，保屬特委領導我們鬧了幾年抗捐抗稅，抗租抗債。鬧過了阜平起義、博蠡起義、五里崗起義。今天，要領導咱們黨團員、紅色農民、有覺悟的知識分子們、廣大群眾們，打起游擊戰爭來……』

『中國共產黨，在南方鬧起來中央蘇區、湘贛、鄂豫……十四五個革命根據地，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。我們為了配合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，要在滸沱河上，在瀋龍河上，在唐河上，建立起紅色的冀中革命游擊根據地了……』

「同志們！我們有的是多年的老黨員、共青团員，有的是久經鍛煉的農民积极分子，和封建勢力做過棋逢對手的鬥爭。我們為了勞苦大眾的利益，為了黨的利益，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，要離開我們的家，離開我們的妻兒老小，跟隨着黨，跟隨着紅色游擊隊，打起游擊戰爭來了。你們看！年幼的紅軍多麼英雄呀，多麼威勢呀！為了我們的國家，為了我們的民族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他更加興奮起來，舉起右手，攥起拳頭，學着賈湘農講話的姿勢，顫抖着說：「我們要进行拳對拳、腳對腳的鬥爭！鬥爭！鬥爭到底！我們要建立起工农紅軍，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權，把日本鬼子打出去……」

朱老忠講着，頭頂上流下汗珠。臉上越發的紅堂堂的起來，他是那樣的興奮，那樣的興高。真的，他覺得今天和昨天像是兩個人。伍老拔一下子跳起來說：「你看咱大哥講得多棒！」朱老星張開厚嘴唇說：「哼！大隊長的担子擱在肩膀頭上了嘛！」朱大貴搖着紅旗，鼓起掌來。人們一齊鼓掌，像春雷暴响，震撼柏林。朱大貴伸起粗胳膊大拳頭，張開簸箕大嘴，喊着：

「无产階級万岁！」

「中国共产党万岁！」

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」

紅軍一齐跳起脚喊起来，喊得天搖地动，迴音繚繞，喊得云雀高飞，喊得云片墜地，喊得秋高气爽，天上更加晴朗了。

朱老忠听着响亮的喊声，看着紅軍欢騰跳跃，不住地搓着手微微笑着。心里說：我們鬧騰了多少年，今天才显出来了！他又宣布了河北紅軍游击队第四大隊負責人的名单，四十八村的人們，听得說叫朱大貴做鎖井区中队长兼大隊參謀，人們一齐鼓掌。朱老忠在掌声里說：「叫他帶領你們杀反动地主和日本鬼子的脑袋，像切西瓜一样，你們高兴不高兴？」大家一声吼叫，說：「高兴！高兴透了！」人們一齐搖起紅旗，举起双手跳起来，拍起巴掌。在太阳光下，像是惊涛駭浪一样。

朱老忠把兩只手杈在腰里，笑眯眯地，梗起脖子，看着大柏树林里攢动的人群，看着人們欢騰的笑臉。蓦地，他身上一时热起来，眼睛有些迷离，眼前紅旗招展，紅軍的队伍，无边无际。他打发二貴把各中队长叫来了，見了面一一握手，說：「各路同志們！今天我們在鎖井起义了，四十八村的农民，多少輩子都是爬在泥土里生活，今天可見着天日了……」他猛地抬起头一看，太阳钻出云霞，透出无数条金色的光綫，照着柏林，照着紅軍队伍。他又笑着說：「湘农司令員有命令：紅軍不許乱杀人，不許乱点火，不許糟蹋老百姓的东西，只要打土豪分田地。共产党給我們撑腰做主，我們才有了今天，四十八村的人們，要翻身抬头，要直起腰来

了。游击战争就在这鎖井鎮上打响第一槍。吃魚先拿頭，我們就先打馮老兰这个老封建疙瘩！」不等他說完，朱大貴跑上大坡頂，伸起拳頭在空中一搖，說：「嗨！大隊長有命令，兵發西鎖井！」

游击隊員們，伸起脖子，睜着大眼睛听着。不等听完朱大貴的命令，一嚙嚕地向南冲。大紅旗、小紅旗、紅袖章，像一條花龍，向前飛奔。朱老忠急紅了臉，心上撲通跳着，趕上去大聲喊着：「不要亂跑！不要亂跑！」人們還是一股勁向南冲，一齐喊着：「打倒馮老兰！」

朱大貴扛着机关槍，跟在朱老忠后頭着急，一时无法制止这样龐大的人群。高跃老头走过来說：「这样不行呀！」馮大狗也生氣跺腳，說：「這叫什麼打仗？碰上國民黨的兵，一下子就被消灭了！」朱老忠啞啞嘴，說：「你說的哪裏話，群众游击战争嘛，新起的隊伍，当然不能和正規隊伍一樣！」人群冲到了鎖井村邊，一出庄稼地，不提防嘩啦啦地一排子槍打過來，像是無數飛蝗落在庄稼葉子上，劈啪亂响。人群又鳴地兜回來。紅軍第一次作戰，敵人打槍，他們還站着。朱大貴跑上去，着急說：「快快臥下！臥在豆棵底下！」严志和跟朱老星眼睛睜得圓圓，你看我，我瞧瞧你，呲開牙默默笑着，他們今天第一次打仗，又是驚喜，又是駭怕。听到第一聲槍响，很覺稀罕。槍聲不够清脆，但是很响，震得人心上突突跳着。不

一会工夫，有火硝的气味順着風飄过来。严志和心上一慌，臉上冒出汗来，几年以来，自从运涛坐了獄，江涛又入了獄，他就老是想着拿起一杆槍，向階級敌人开火。今天一听到階級敌人的槍声，他的心血不住地滚动，臉上青色的血管漲起来，斗争的血液，在身上兴奋地流动。两只眼睛閃出雪白的光亮，咬着牙关，恨恨地说：「好狗日的！他先打了我們一家伙！」他臥在地上，右手拿着槍，左手拔起一棵青草放在嘴里嚼着，說：「你反正打不着我！」

朱老忠听到槍声，从后面赶上来，二貴在后头紧跟着。朱老忠說：「同志們！不要乱跑，要听我的指揮，槍子是不留情的！」

伍老拔擦了一下臉上的汗說：「狗日的真敢打我們！」說着，眨着眼睛看着朱老忠，嘻嘻笑着。

朱老忠踮起脚尖，向前看了看，点了一下头說：「唔，伙計們！不要害怕。馮貴堂是个学生出身，財主士紳，并沒多少軍事經驗。看家护院的，也不过是一些地痞流氓，誰給他死心打仗？沒有什麼了不起！」他又歪起头問朱大貴：「你看这仗怎么打法？」

朱大貴把机关槍戳在地上，側着头想了想，說：「我說給他个硬攻，三下兩下子把它拿下来！」他把手遮在眉梢上，这边望望，那边望望，看不見目标。敌人都

在村边上，秋天时节，青纱帐正深，庄稼叶子正密，一点人影也看不见。他绷紧警惕的脸，两只大眼珠子，骨骨碌碌地转着，想不出办法。正在迟疑，朱老忠又问：「怎么样？敌人在什么地方？」

朱大贵说：「听枪声像在前面村边上，黄土墙圈里。我们不能冒失前进，怕吃亏哩！」

朱老忠掂着鬍子，看着大贵说：「可是，粘时间长了也不行啊！」他想到：这里一响枪，敌人就会出动！打发二贵去叫了大小严村的小队长来，他说：「你带一个小队，绕到锁井村西，趟水过河，到离镇附近，钻在高粱地里，监视敌人的行动。不见敌人，莫要响枪！」又对馮大狗说：「这会用着你了，你是老手，懂得军事。你背上枪到前头去，看看敌人到底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好揍他。」

馮大狗一下子笑出来说：「看你也用着我了！」他背上枪，钻着高粱地往前走，走完高粱地，又爬过一片谷子地。当他刚刚爬进玉蜀黍地的时候，抬头一看，馮家护院的，正爬在土墙头上瞄着枪。馮大狗冲他们瞄准了，打了一枪说：「揍你妈妈的！」猛地枪声响起来，打得庄稼叶子嘩嘩乱响。土坯墙圈里腾起一片烟云，陣風送过火药的气息。馮大狗闹清楚了敌人的陣地，連爬帶滾跑回来說：「朱大队长！馮貴堂的人，就在小珠子他們牆圈里。」

朱老忠点了点头，也不说什么。一个农民，虽然经过了阶级斗争，经过多年斗争生活的锻炼，到了此刻，带起几百人，成了红军大队长，他就像很有经验的指挥官一样，指挥起战斗来。他判明敌人密集火力的所在，又左思右想了一会，派了馮大狗领着两个游动步哨，钻着庄稼地上前边去，监视正面的敌人。他蹲在地上，用小木棍在地上画了一个图形，和朱大贵商量了一会。朱大贵弯下腰，转着大眼珠子，笑了说：「好爸！你也成了諸葛亮了。」

朱老忠伸出两只手，把图形一划拉，拍拍手上的泥土，从地上站起来说：「干！」锁井中队，迎着敌人打着枪，枪声忽急忽缓，朱老忠高声大喊：「老乡亲们！多少年来，我们祖祖辈辈在馮家土地上流了多少血汗？他霸产霸财霸人，人事不干，还阻拦抗日。今天我们要起手了，向他进攻！」人们在战阵中，举起枪，举起刀矛大喊：「打倒他个老封建疙瘩！」喊声像雷鸣一样。

朱老星一时激动，脱下小褂，缠在腰里，哆哆嗦嗦起脸龐说：「他喝得我们的血太多了，放大利钱收高租，压迫得我们出不来气，打他个狗日的，我先打头阵！」说着，他不顾敌人的射击，腾地从庄稼地里站起来，瞪出大眼珠子向前冲，红军们一群群紧紧跟着，齐大伙儿冲上去。

朱老忠赶上去，命令拿快枪的人，集中起来，站到前边，走过去拍拍他们的肩

膀，笑了說：「來！我在頭里，你們在我後邊跟着，說個沖，咱們一齊沖。」他端起槍，把大草帽子掀在脊梁上，挺起胸膛，扯開銅嗓子大喊：「同志們！跟我來，我們要沖到西鎖井，活捉馮老蘭，分了他的糧食，誰願意多少就要多少。沖呀！」這時，他已經忘記是在戰陣中，只記着馮老蘭就在前面，他要去活捉他。一邊喊着，挺起胸膛向前跑。這時槍聲一陣亂响。

朱大貴扛起機槍在後頭緊跟着，撒開粗嗓子大喊：「目標！正前方！牆圈里……沖呀！」

游擊隊員們跟着一齊吶喊，喊聲震動田野。隨着喊聲，跟着朱老忠沖上去。伍老拔也帶着鎖井中隊向前沖，扛槍的、持矛的，齊打伙兒吶喊着，碰得庄稼叶子唵唵嘩嘩一陣亂响。朱老忠帶着隊伍沖到鎖井村頭，看見土牆圈上有人露着頭打槍。他舉起手，指給大貴看，說：「大貴！快發命令！」

朱大貴敞開嗓子大喊：「正前方，牆頭後邊發現敵人，開槍！」隨着喊聲，鳥槍火炮一齊响起來，大貴又帶着隊伍沖到前面去了。

馮貴堂見紅軍來勢凶猛，像萬馬奔騰，在庄稼地里攻上來。槍炮聲中，硝煙繚繞，也不知到底有多少人。他一時慌亂，命令：「紅軍沖上來了！撤退！」說着，返身拿腿就跑。朱老忠听敵人槍聲不响了，帶起隊伍追上去，跳過牆圈。一過小門，

春兰和严萍隔着門縫看着，她們冒着战火，跑到西鎖井探听消息去了，見紅軍过来，开開門跳出来，說：「馮貴堂帶着人跑过去了，快追他們！」

朱老忠帶着紅軍追到大街上，嬌子大娘們、庄稼汉子們、小孩子們，从家里走出来，跑上去跟他說話兒。大街上一時熱鬧起來，提着壺的，端着碗的，喊紅軍歇歇喘喘，喝口熱水。朱全富老奶奶也拄着拐杖赶了出来，睜起小眼睛說：「老忠！你們猛打猛冲，眞真是咱穷人群里出了战将！」

朱老忠拍拍老奶奶的肩膀，笑了說：「立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都不管了，性命都不要了，還怕什麼！」老奶奶自言自語：「好样的！好样的！」朱老忠跟着老奶奶走进小門，把大隊部安在小門樓底下。老奶奶搬出个小桌，叫朱老忠喝着水。紅軍陸續开進鎖井大街，隱蔽在門樓底下，隱蔽在小胡同里，开始和馮老兰的家丁們作战。

馮貴堂帶着护院的人們，退回馮家大院，登上高房，凭着垛口作战，一陣槍炮声又响起来。馮老兰站在屋頂上，楞眉竖眼，套拉下白鬍子，手里提着盒子槍。他指揮护院的人們关紧大門，把冲锋槍架在屋頂上。紅軍队伍一露目标，冲锋槍就嘩嘩地响起来。馮老兰看見大街小巷里，到处是拿紅旗纏紅袖章的紅軍，渾身打起哆嗦，敞開嗓子大喊：「閑人閃开！共产党要杀我的人，放我的火，要共产党妻……今天要較量高低！」說着，他气狠狠地举起盒子槍，嘩啦就是一梭子彈。接着，冲锋

槍的子彈密密层层地打下来。朱老忠指揮紅軍閃在屋檐下隱蔽地方，向馮家大院開起槍來，槍声炮声一齐响起，不一会工夫，打了滿街筒子硝烟云雾。

村里人看見朱老忠帶領紅軍打仗，也和紅軍站在一起。也有的躲在門洞里，隔着門縫悄悄望着。老太太們、婦女們，拉起風箱給紅軍做飯。朱老忠站在牆檐下，看着馮家大院的牆垣，像城牆一樣高，梢門关得緊緊。馮老兰指揮护院的人們打得槍声山响，加上村里的迴音，响得更森人。朱老忠一时气愤，把朱大貴、高跃老头和伍老拔、朱老星叫在一起，說：「我們做了多少年的工作，开了多少日子会，就是为的打倒馮老兰。如今，我們有这些个人也打不开馮家大院，看怎么办？」高跃老头从肩上摘下槍來說：「依我看，要想打他还不难！」以他們为首，帶領农民們一齐开火，一陣槍声之后，把敌人的火力压住，可是还解决不了战斗。伍老拔想来想去，猛地把小褂解开，脱了个大光膀子，喊着：「同志們！要打倒貪官污吏，鏟除土豪劣紳，先在馮老兰身上开刀！」喊着，紅軍游击隊員們的烏槍火炮一齐响起来，一直打了半天。一边打着，伍老拔带着鎖井中队爬上去，接近馮家場院。院牆不高，一縱身就能跳过，可是一上圍牆，就会被敌人发现。他又回到小門樓底下，找朱老忠說：「我們还是攻不进去。」朱老忠一时气愤，脱下小褂在地上一摔，光着膀子說：「我要上去！」朱大貴說：「爹！你还是不能去，你是大队长！」朱老忠

說：「大隊長才要上陣哩！」伍老拔帶着朱老忠，通過葦塘，接近馮家場院。朱老忠臥在牆根底下，忽閃着眼睛想：「這牆是土的，並不厚。」他說：「同志們！來，推倒它！」

伍老拔鼓足了勁，說：「同志！來，伸一膀子！」

朱大貴、严志和、朱老星、高跃老头、二貴……一起子游擊隊員們，把脊梁靠
在牆上。朱老忠叫着号子，喊：「一、二、三……四！」一齐伸开脊梁向后撞，圍
牆咕咚地倒下一大段。可是一陣槍聲，朝這個方向打過來，朱老忠大喊着：「打倒
土豪劣紳馮老蘭！冲呀！」一边喊着，帶着中隊，彎下腰冒着彈雨溜進場院。隱在
麥秸垛後頭。朱老忠歪過頭瞧了瞧，場院裏沒有人，敵人都在房頂上。大門緊閉着，
門扇用鐵皮包裹，釘着密密的泡釘。他擦去臉上的汗珠子，喘着氣說：「攻進了一
層！」

伍老拔喘着氣，看了看高高的牆垣說：「好！攻進了一層，再攻一層！」

游擊隊員們，初次打仗，一个个心上嘖通亂跳，又是喜歡又是害怕。大街上，
槍聲還在响着，遠遠听來，有清脆的快槍聲，粗暴的土炮聲，夾雜在喊聲里，這就
是中國農民在古老農村里，一場剿除土豪劣紳的戰爭。

伍老拔越打越覺得有趣起來，他扯起衣襟擦着汗，把脖子向後一輪，說：「唉

呀！像过年放爆竹一样！」

朱老星呲开牙笑着，說：「拿爆竹崩也得崩倒老封建疙瘩！」

严志和笑眯着眼睛說：「有这些个人給他燒炕，一会就燒熟了！」

朱二貴也呲开牙笑，說：「这么好燒的炕呀？还得担着点凶险。」

朱老忠看場院挺大，靜靜的，他說：「我先去看看棚子里的牲口，弄几匹騾子馱子弹，弄兩匹好馬騎着。」他从乱柴堆里爬过去，刚一爬过柴堆，就有子弹打过来。他慌忙爬到牲口棚門口，隔門縫一看，大騾子大馬一个也不見了。他跺脚大罵：「好歹毒家伙，偷偷地把騾馬遛走了！」站在牲口棚門口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馮家的宅院，像鉄筒一般。吧唧吧唧嘴唇，喊：「老拔同志！咱用什么办法攻？」

朱老星爬在伍老拔后头，从麦秸垛底下伸出脖子看了看，說：「唔！可是遭了难！」

朱老星一听就火了，說：「紅軍不能被困难吓倒，来！用火攻！」

朱老忠摇摇头說：「紅軍的政策，不能点火！」

伍老拔也說：「当然不能违犯政策，刮民党又該宣傳咱們杀人放火了！」

朱老星牙間打着咯咯，說：「那可怎么办？」

朱大貴說：「只得暴露咱的重武器了！」